

回忆早年的估衣街

张祥麟 胡定仁

今天的估衣街 80 年前就有了，整条街全长 500 来米，宽仅 5 米左右，东西走向，全街分三段：东段是“单街子”，中段是“锅店街”，西段从“金店胡同”口至街西口为“估衣街”。三段相连，后来统称“估衣街”是合理简化，也便利了交通管理和邮传。

老天津人大都熟悉估衣街，但很少有人知道有个“估衣张”和街名大有关系。相传远在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估衣张的第一代张永德就在北门外摆摊卖古董，其长子张国成继承父业，在锅店街东口租到门脸房，开始字号是恩隆德估衣铺由原经营古董改为专营估衣。特别是张家第三代张云锦为人诚实，严己宽人，对估衣很内行，“恩隆德”兴旺业盛，从而影响了街上的摊贩，改业经营估衣。

估衣街上商号林立，没有空闲的房屋，其中以经营估衣的为多，到 1932 年经营估衣的多达 45 家。估衣街名由此而来，可谓名实相符。

在笔者少年的记忆中，估衣街热闹非凡，充满生机情趣，每天凌晨至午前被“晓市”占据，街两侧摆满来自农村的干鲜货，日用器皿，乡土玩具和其它杂货。夏日的“晓市”，西瓜贩子拍击两尺来长的西瓜刀，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夹杂西瓜刀的拍击声，吵嚷不绝好不热闹。太阳渐升“晓市”收摊，估衣商活动起来。估衣商家开门后先是支起丈宽的蓝布大帐，帐子两侧挂上衣服，大街南北两侧帐子几乎相接，好像兰色天棚，行人走在下面，夏天避日，冬天遮

风。估衣街景别有风味。各店门前设两个估衣摊，一是布衣，一是绸缎皮毛。摆设就绪，店员的吆喝声随之而起：“这件卖了去，一块二毛钱”！“瞧瞧这皮袍，西口的货呀！25块钱就卖了它”，听内行人说，布衣吆喝得短快，绸衣是慢长的调门儿。价钱虽然明码，但划价也可买到。估衣摊前围满了人。叫卖声此起彼伏，人们说这是“喝估衣”的，还有人说，这是估衣街的威风。太阳西下，叫卖声逐渐停止，商家收拾衣服，放下蓝布帐子，大街又恢复了宁静。

估衣业如此兴旺，有许多原因。旧社会老百姓贫穷如洗，买便宜旧衣物合算，估衣材料真实，式样宽大，买后可随意改拆，生活逼迫，许多人靠典当度日，期满又无力赎回，当铺可源源不断地为估衣店提供货源。估衣铺有买卖，不仅是靠门市上“喝估衣”，更多的销路是靠批发销售给外地农村乡镇的“外客”，他们大批买去以后运到农村，可获厚利。

当时，瑞兴号、德和号、同裕号等估衣店是同行的老大铺子，当铺商人把期满不赎的四季衣物成包的给它，由它再分发给各同行，这些大估衣店牟取第一次利润，实际是估衣的批发店，老店铺还有恩隆德、益生祥、源合时、义兴合等。后来，估衣业还发展到北门外一带。

估衣街上还有许多有名气的商店和有特色的商店，综合形成当时的商业街。著名的绸布商店有：瑞蚨祥、瑞林祥、谦祥益、元隆、锦章等都位于大街北侧。华竹、敦庆隆在街的南侧。街上还有不少文化用品商店，出售文房四宝，名人字画、宣纸、书册、信封等。著名的老字号是清末年的文美斋。此外有文华斋、松竹斋、士宝斋、静文斋等，其中老字号宜兰堂曾因两次失火而倒闭，危害了四邻商店。梦花室是同行最后结业的。

街上还有一些名牌专营商店，很有特色。如胡开文的徽墨；同升号的泥人张彩塑；泉祥鸿记的茶叶；益德成的鼻烟和喜寿蜡烛；范永和的化妆品；恒利金店、物华楼的金银珠宝首饰；广德源的磁

器；聚丰恒的颜料；兴盛的皮货；同升和的鞋帽；宝明斋的眼镜；春记的凉席和雨具。此外还有西药房老德记；西医潘氏诊所。尤其老牌号达仁堂中药店自晚清至今，门面一如既往，中外闻名。另有寿衣、戏衣等专营商店。街中北侧墙上还留有清代名书法家祁俊藻写的“山西会馆”四个金色大字。

商业荟萃之地，文化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估衣街北侧附近有义顺茶园，知名艺人多在这里演出过。如变传统戏法的张宝清，说相声的万人迷和周蛤蟆等。小马路口还有东来轩茶社，早说评书晚唱曲艺。再加上著名饭庄登瀛楼、燕春坊宾客如云。当年估衣街就是天津的繁华景象的集中表现。

估衣街有许多热闹的日子，每年春节各商店休业半个月，街上清静了。自正月初六起，穿戴整齐的人们扶老携幼，怀抱婴儿，不顾天气寒冷，地面冰雪，都要在估衣街上遛逛一趟，美其名叫做“走百病”，诙谐的人说这是“找百病”。正月十四至十六民俗称为“灯节”，各行各业都开市了，在店内外悬灯结彩，挂出各式各样出奇的灯。各店内还有吹奏能手，这店表演“十番”，那店表演“法鼓”，还有耍飞铙的。达仁堂小院里摆着大老虎模型，游人摩肩擦背，热闹异常。正月十五的晚上最为突出，看灯的人，男女老幼达到高峰的人数，殊不知流氓、盗窃分子也混入其间，每年的这一天，坏事层出不穷。转天清晨，拾破烂的人都来捡丢落的各样东西。记得一年灯节“锦章”绸缎庄门前罩棚、小球形电灯搭了葡萄架彩灯，在人们争相观看时，忽然电线短路打火，一时罩棚烟火迷漫。人群在黑暗中相互冲撞、磕碰、踩伤的大有人在。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可能记得那次“火烧葡萄架”的故事。

估衣街也得外来的点缀，旧历三月二十三，宫北“天后宫”的“老娘娘”到西头慈惠寺住家叫做“皇会”。旧历四月初八，西北角城隍庙的“城隍爷”去西头“白骨塔”“赦孤”（音）叫做“鬼会”。两个会虽不是常年举办，但都要经过估衣街。这天街上商店都自行休息，

供亲友、游人自午前看热闹。其中引人兴趣的有：中幡、鹤岭、高跷、地秧歌、耍茶挑子、吹奏乐器等很多节目。商家和观众不时送给茶点，要求再表演。只是“鬼会”队伍中加入鬼神彩象的纸制品。高大矮小不一，会上的人举着它游行。队伍中还有很多身穿白衣裤的青年男女扎着红布腰带子、手持香火赤着脚三步一鞠躬或叩头，这是去白骨塔还愿的。两个会都是晚上才从这条街走过去。人们才迟迟地散开。其它的如“双烈女”出殡、财主要娶亲等，也要经过这条街。

但好景不长，估衣街也开始了衰败。1912年民国元年旧历正月十四，袁世凯为窃取辛亥革命果实，避免离开北京，达到不去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目的，策划士兵哗变。估衣街也突然惨遭大肆抢掠，损失严重。到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商业萧条，许多商家迁入租界。估衣商既是当商的附庸，也就追随主人一起倒闭了。

“估衣街”成了历史的街名。

（张祥麟系老画家、胡定仁系天津三中高级教师）

从“三条石”看 天津市民族工业的发展

谭 凤 岐

三条石地区地处南北运河、子牙河的汇流处，呈三角形状，占地百余亩，与繁华的商业区单街子、锅店街、估衣街、侯家后、归贾胡同隔河相望。西临远近驰名的商业中心河北大街。河北大街是通往京城及华北地区的主要陆路。南运河、北运河是南北水运交通运输的主要河道。各条河流均在三条石附近设立码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其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三条石地区首先出现了货栈业。起初多为山货栈、药材栈，土产杂品等批发货栈。后来随着天津棉花贸易的发展，华北、山东等内地棉花商人经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将大批棉花运来天津，存放在此地、然后转销国内外以及供天津纺织业用棉。因此，三条石一带的棉花栈也应运而生，并且发展较快。当时较大的棉花栈有宝昌号、兴隆号、宝兴号等。

1860年（清咸丰年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起初主要生产制做犁铧、锄头、锤、铁锚，枣核钉等农业用具和木船上用的铁活。后来用一种新型的工艺制造了一种民用铁锅，这种铁锅的特点即薄又轻，节省燃料，不易炸。这种新型铁锅的生产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尤其是受到了直隶省广大农民的厚爱。它的问世很快畅销于华北各地，一时供不应求。与久负盛名的直隶获鹿铁锅相媲美。

1880年（清光绪年间）前后，又相继出现了三合、三义公，金聚

成等几家铸铁作坊。这时各厂(铺)生产的产品发生了变化,除继续生产农业用具,家庭炊事用具外,已开始转向小型机器铸造。如轧花机、打包机、织布机等机器及其零部件。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地、设立了领事馆及兵营,开办了洋行和银号。各种建筑设施不断增加,急需各种铁器零件。因此,三条石地区的各个厂家作坊,密切注视着租界地建设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铁门、窗户框、暖气片、电杆底座、壁炉、锁头、保险框、下水道管、铁篦子以及为外国人铸造各式各样的取暖和厨房用的铁炉子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忙于侵略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制,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此时,三条石地区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厂已经发展到十几家之多,并且开始有了不同行业的分工,如郭天成,春发泰等四家工厂已专门生产轻纺及农业机器。

1925年(民国14年)前后,三条石地区的机器制造业和铸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当时的25户工厂中,机器制造工厂就有20户,占工厂总数的80%。在天津机器制造业中已具有一定影响。从这时起,天津的机器制造工业,虽然厂家众多,但象三条石地区工厂这样集中,机器制造工业发展这样迅速的还是没有的。因此,后来人们称之为三条石是天津及华北地区工业的摇篮,发祥地。

1925年到1936年,这10年间是三条石地区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多数工厂已由手工操作发展到电力机械生产。各厂都增加了人员,扩大了厂房,改进了经营方式,改革了生产工艺,生产技术水平也相应提高,为各行各业以及人民生活用品提供众多的产品。从此,天津三条石地区在河北省以及华北,东北、山东等名声大振。1935年《大公报》曾专题报导了天津三条石地区的生产状况:“三条石长不过里许,宽亦仅及丈,道路坎坷,尘土飞扬,大小铁铺

一家密接一家,有 80 余家……”。这里报导的仅仅是三条石一条街道上的作坊厂家。据当时统计数字,三条石地区有近 300 家手工作坊和工厂。三条石地区许多工厂还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很多分号和分厂。

1937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以后,三条石地区机器铸铁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许多颇有名气又深受农业、轻纺业及民众欢迎的产品,被迫停产。有的工厂接受了日本人的奴役,给日本商人做加工订货。这些厂家主要是给日本人生产手榴弹,地雷的外壳及其它日本军用品,这时三条石地区的生产出现了畸形发展。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生铁,煤炭的控制,再加上连年战争给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的破坏,交通阻断,运输困难,使得三条石地区许多工厂处于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的状态,只好停产或改产,也有的歇业、倒闭。三条石地区的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摧残之下已经日益衰落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三条石地区的民族工业希望得到新的发展和壮大。但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致使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加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商品输出,倾销剩余物资。我国民族工业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摧残,进一步加速了三条石地区工业的衰落。到天津解放前夕,三条石地区的机器制造、铸铁等工业已经仅仅剩下五六十家,并且处于苟延残喘之中,三条石地区的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

三条石地区的工业自 1860 年到 1949 年经历了将近 90 年的历史时间,生产了众多的产品、创造了精湛的技术,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三条石地区的机器铸造业的发展,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天津工业发展史上,三条石地区的民族工业载入史册。

(作者系天津市档案协会会员红桥区档案局调研员)

石 条 三 说

陈竹亭 范永林

一、说说三条石的地形地貌

天津三条石大街，在天津城北，红桥区的东南部。它南临南运河，北靠北运河，西通繁华的河北大街，东面是南北运河汇流的三岔河口，恰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总面积 730 多亩。

在 30 年代中叶，街的东西口，均有木牌坊，分别写着“三条石大街东口”、“三条石大街西口”字样。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以铸铁业、机器业为主的北方工业的发祥地。

走进三条石，机声隆隆，锤砧叮咚，铸铁厂的风火呼啸着，焰火烛天，照红半条街。象三义公、三合、全聚成、郭天成、郭天祥、春发泰等早期的铸铁厂、机器厂，均发祥于此。三条石被誉为中国华北机器铸铁业的摇篮，是名不虚传的。

就是在这个占地仅 700 余亩的三角地带，半个世纪以来孕育了数百个大小工厂企业，一百五六十户机器铸铁业。

三条石具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这里有南运河沟通江南江北，而与漳、卫二水相连，能与山东北部，河南北部往来；更有海河为三条石提供了海运之便；另有子牙河分别与永定河、大清河汇合。永定河向西北又连通桑干河，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接通；大

清河西连通拒马河、唐河、滹龙河与河北西部、山西东部相通；子牙河西南与滹沱河、釜阳河通，可与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相连。

三条石在天津居两河之交，当时最繁华的估衣街，北门外大街邻其南，河北大街横其西，而繁荣的两个内河码头一南运河的北大关，子牙河的大红桥码头依附其左右。每日帆杆如林，舟车互递。商贾络绎不绝。后来，陆上又有津浦铁路，天津西站与三条石仅数里之距，这一条南北大动脉又将三条石与全国各地联系相通。

三条石大街，是因街铺有三趟大条石而得名。那时行人力车，车夫行中间，车轮一左一右。铁轴铁瓦的马拉车，马行其中，车轮南北，蹄奋得得，响声清脆。

关于铺设这三趟大条石的传说，有如下说法。

1、三条石古名“果子行窑洼”，早先这里有果子行、有砖瓦窑，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洼地。至今仍保留的小闸口大街、东圈堤、西圈堤等地名，都可为回溯原来三条石地形地貌之佐证。

2、有的讲，在这铺三趟大条石，是清朝时候，为了到北开周公祠过年过节从事祭奠祠堂，抬运祭品走路方便，但此说者甚少。

3、清朝的天津是直隶省（今河北省）的省城。清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李鸿章做了直隶总督，十一月兼北洋通商大臣，其中堂就设在大胡同河北电影院处。有一年，李鸿章家有丧事，他家出大殡，路经三条石，时逢雨季，道路不便。于是募集民工，派遣清兵，突击施工。在这里铺设了三趟大条石，以便仪仗队，灵车与执紼亲友通过。因此有人说三条石马路是李鸿章建的。

三条石大街地处中堂衙门附近，传说李鸿章插手三条石的房地产。三条石大街西段街北的房地产多是李鸿章本人所有。西口内的双聚公铸铁厂等户多年来就一直向李公祠交纳房租。因此，说李鸿章在三条石修建马路是可信的。

二、说说三条石的打铁作坊

庚子年(1900年)以前,三条石大街东口仅有几家铁铺,打锯条、锯纽、铆钉、枣核钉、盘头钉、铁锚等多为船家服务。三条石西口也有几家作坊式的小铁铺。三条石的铸铁业与机器业的发展,与货栈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1917年以前,北方各地农村生产的大量棉花,为向外国洋行交售,运到天津之后,大都暂存在三条石的货栈里。棉花主要来源于河北、山东、山西船运来津,最多的县为晋州、藁城、宁晋、南宫、冀县、高阳、赵州、博野、满城等地。当时三条石的货栈业很发达,较大的货栈有宝昌栈、同兴栈、集成栈、宝兴栈、宝和成栈、裕泰栈、宝城栈、义隆栈、成元兴栈等。

由于棉花的丰收。而促发了机器业的发展。三义公铸铁厂、三合铸铁厂、全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郭天祥机器厂。这些厂开始发展壮大根源都在与货栈业有关系的棉花行。因为棉花收下来之后要在轧花机轧去棉籽,下一步才是打包外运。天津三条石机器铸铁行业、生产棉花机器较早,供应产棉区农村需要甚受欢迎。不少棉商往来于城乡之间,趁机干脆就兼做了机器贩运商。用卖棉花的钱买机器,又用卖机器的钱收购棉花,双向交易,两头得利。

三条石机器铸铁业之先应当提及的是锻铁业。

锻铁业以前叫烘炉,说白了,叫打铁的。锻铁业的特点是厂小而户数多,一间房、两间房,一两个人就能干,几个人也行。小门脸,陋巷之中都有锻铁的小厂:打螺丝、铆钉、船钉的,打铁锨的,打机器零件的、捏铁的、打刀子活的……一共有数十家之多。他们是机器业的重要伙伴,后来是机器厂的一个工种。三条石终日烟腾火溅钻锤叮咚,为这条街增添了机器业的气氛。

三条石的机器铸造业是在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铸铁业可以直接为地方,为农业,为人民生活服务。例如,其产品有一般用的钻子、榔头、猎枪砂子、车穿、车铜、车管子、油锤、熨斗、称砣,药碾子、鏊锅子、取暖炉子、行灶炉子,炊事用铁锅、煎饼烙子;庙里的钟磬、农事用的犁铧,耩种脚……多种铸件都是可以不经加工就可以制成品,陈列到市上待价而估的。

三、说说三条石第一家铸铁业——秦记铁厂

三条石第一家铸铁业秦记铁厂。据传 早在 1860 年新浮桥大街出了一个秦记铸铁厂(那时叫生铁厂或者铁铺)厂址在现在的金钢桥以南,未改河道以前的南运河以北。经理叫秦玉清,直隶省(今河北省)交河县人。他带着弟弟、儿子、侄子们,干起这个工厂。他是“打行炉”出身的。交河县的行炉,是本县农村副业组织。由农民冶铁手工业者六七个穷人组成。每个班子有几辆手推车,带上犁铧、犁镜、模子,化铁炉具及用具,到处流动,为农民铸犁铧。这个村活干完了就转向另一个村庄,所以叫行炉。这种行炉不违农时,农事忙了就回家种地。行炉遇上活太多了,坐地不走了,就形成了生铁作坊,秦记就是干这种活计的。

秦记起初人不多,日子长了,产品由小而多,品种也越发齐全了,从做干模硬模铸件开始,铸农具、铸生活用品,秦记做的铁锅很赚钱。掌握翻砂技术,为机器制造工业服务,也是从秦记开始的。秦记为天津、为各地培养了不少铸工人才。由秦记出来的人,到各地都很吃的开。

秦记是天津三条石铸铁行业的拓荒者和各地铸铁工业的播种者。三条石三合铸铁厂的经理创办人高庆澜及其弟高庆洁,老资格的华顺铸铁厂经理刘玉臣、三条石东口的中兴义铁厂扈子贞等都是秦记的徒弟。他的另外两个徒弟秦玉周(玉清的远门弟子)和徐

福顺，则在天津下边马家口子与人合伙干的著名的德义顺铸铁厂。

秦记铁铺几十年后衰落了。从此，秦家铸铁业分两股：一股留在天津，就是首先学会翻砂的秦连升。连升是玉清的侄男，在小白楼开的下三合铸铁厂，后来改叫连升顺，比下三合名气还大。而铸铁业的头面人物史玉凯，是连升顺的徒弟，曾得到秦家的亲传，在三条石经营玉发铸铁厂，并创办了玉字号铸铁厂集团。另一股是在秦记学好铸铁手艺的秦玉清的四弟和六弟，他们在秦玉清的资助下，在胜芳镇独立门户开了玉兴栈铁厂。玉兴栈在胜芳的第二代传人，又进一步研究成功了大兴其道的硬模子铸锅，轻薄省火，直到现在仍在盛行不衰。于是胜芳的这股又返回津，在北营门开了玉兴栈铸锅厂，生意甚好。这个秦记后裔的玉兴栈，在这里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发展更快，截至解放前夕，胜芳、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定兴、营口、沈阳、锦州、山城子（东北）、济南、唐山、蚌埠等地都有了玉兴栈铸锅，而且都是联号，秦记铁铺虽小，在我国北方铸铁业上影响却大。

四、说说在三条石铸铁业中的交河人

解放前，民间的冶铁工业一打行炉的，起源在河北省交河县。他们每年春秋农闲，分别成立许多独立的付业班子巡回在北方各地，为农民加工铸犁铧。以后，又给东北地区大粮户们接铧尖。在关内行炉铸铧，是推着小车去串乡，到关外则须用肩挑着工具，到处串村子，实在太辛苦。于是有人筹划组织个厂子，就相中了三条石这块宝地。三条石先后开业过40多家铸铁厂，可说都是交河人干的。不仅如此，交河人在三条石开始传授铸铁业，日子一长，天津各地区，外县以至于北方各地，甚至南方也慢慢有了交河人的铁工厂，有的还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办工厂。

五、说说解放后三条石铸铁业的发展

使三条石铸铁业,机器业进一步发展,是在解放以后了。

1956年,天津市进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三条石林林总总的小工厂、小作坊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进行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4日,红桥区机器铸铁工业在三条石成立合营委员会。15日机器铸铁业与其它共37个行业被批准公私合营。16日三条石机器铸铁业参加区工商联组织的各行业向区委、区政府、市委、市政府报喜大会。18日天津市宣布跨入新的历史时期,继首都北京之后,成为第二个进入社会主义的大城市。《天津日报》发了号外,广播电台发了重要新闻。19日全市五万人大游行,21日全市90万人大联欢。这些庆祝活动都有三条石的工人参加。

三条石机器铸铁业 1956 年公私合营状况表:

公私合营新厂名	原三条石厂名	三条石外并入厂	基点厂	备考
公私合营 橡胶机械厂	天祥泰机器厂		天祥泰	扩大后 迁河西区
公私合营 蒸气机制造厂	永利祥、春发泰 天合兴机器厂、 裕民轧片厂	合记兴、福记机器 厂、三义铸铁厂	永利祥	迁河西区
公私合营 水泵一厂	震亚、友兴、 志广郭记、 同义兴机器厂	义和机器厂	震亚	一部分迁 邢台、现 改精密 铸造厂

公私合营新厂名	原三条石厂名	三条石外并入厂	基点厂	备考
公私合营 机床修理厂	同天成、志新 机器厂	仁记、志明、大同、 鸿兴机器厂	同天成	后改液 压件
公私合营 新工联机器厂	新工联、长兴、 庆隆、三友、元 恒顺、双盛合、 德华兴	德玉、新民、同利 成、增盛兴、广兴 顺、太丰、庆利成 机器厂等	新工联	迁西郊区 改为搅拌 机厂
公私合营 第一小型机床厂	乾冶、德成机 器厂		乾冶机 器厂	并为河 北区市 机床厂
面粉机械厂	大仁、新华北	宝丰、内燃机、 义盛、和平机械厂	大仁面 粉厂	大部分迁 内蒙余归 区粮食局
福聚兴工具厂	福聚兴机器厂	万源锻铁厂、 泰昌铸铁厂	福兴聚	后改机床 附件厂
宝忠镀锌厂	宝忠		宝忠	转出并 入架线 器材厂
农业机械厂	天利祥、郭天成、 郭天祥、全盛德、 德祥顺、郭天兴	祥合顺、庆顺成、 宝中、宝兴成、 玉祥、合义成	天利祥	后迁西郊 杨柳青改 为汽车发 动机厂
明权度量衡厂	同泰成铸铁厂	明权度量衡厂	同泰成	后迁西郊 杨柳青
农业机械铸造厂	三合、永茂公、 双聚公、源畅、 玉发等	民生、同义成 铸铁厂	三合、 永茂公	后迁北郊 改机械 铸造厂
第四铸铁厂	福兴、永茂康、 大千铸铁厂	福利成铸铁厂		并入水 泵一厂

公私合营新厂名	原三条石厂名	三条石外并入厂	基点厂	备考
第七铸铁厂	全聚成、玉盛 铸铁厂	新华铸铁厂	金聚成	散体
玉增祥铸造厂	玉增祥、三同、 祥聚公、聚兴	恒丰铸铁厂	玉增祥	迁白庙改 二机床 铸造厂
天津铸管厂	永兴厚、建国、 华顺合铸铁厂	聚合、启元铸铁厂	永兴厚	撤点后人 员分散

六、说说三条石几家有影响的机器铸铁厂

1、三义公铸铁厂

三义公铸铁厂是三条石机器铸铁业继秦记铸铁厂之后，最早的一家铸铁厂。经理董风起是河北交河县人，本人原在家乡当“货郎子”，据说他是推着一小车砂铤来津的。人们说三义公的家底就是这一车砂铤。董风起干起了铸铁厂，艰苦创业，孤意经营，居然发了大财。董苦苦经营了30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三义公铸铁厂，在三条石大街中间偏西一点，地点适中，出入方便。先干的是南号三义公铸铁厂，后干的是北号三义永机器厂。两厂对门，都是董家独资经营的。董家的家眷都住在北号院内。

董风起干三义公，自己并不会手艺，而是在其家乡请来几位铸犁铧的工匠来帮忙，先开起了南号三义公铸铁厂。起初不外是做一些车穿、铜子，猎枪用的砂子，以及钻子、榔头、称砣等用品。后来，发展到翻砂，给三条石各机器厂做机器铸件。职工达30人之多，生产很火利润颇丰。资本积累日多，自然要扩大经营，于是又在路南开了一个机器厂三义永机器厂。由其长子董宝林负责经营。职工也有30余人。三义永的特点是不走别人的老套路去经营棉花机，而是独辟蹊径，做起了新兴的切面机、刨冰机的行当。于是很火爆，

发了财。

董氏兄弟三人，天津和原籍都有兄弟，于是在原籍新建两处青砖瓦房，可谓显赫。董风起虽说是农村小商贩出身，但在津门搞起工厂来却得心应手，屡屡取得成功。工厂的分号，联号多处，如：三条石永茂公铸铁厂，派他的外甥，也是三义公的徒弟孟昭臣和另一徒弟刘继唐负责；绥远（现呼和浩特）有个义盛公铁厂，派他的另一个外甥冯海波执掌；张家口还有个机器厂，派他的侄子董宝钧主持经营；天津芦庄子还有两家银号，一个叫义发银号，一个叫义聚银号。两个银号是董氏雄厚资本的保证，使他越干越富，终成三条石铸铁业的巨户。

三义公不但财源滚滚，也培养出不少搞实业的人才。如永茂公的孟昭臣、刘继唐、双聚公的陈朝信、祥利公的侯国臣、德瑞、恒丰的周连瑞，长兴的李兴泉、王汉翼、还有到上海开办亚东铸铁厂的向东元和韩荣奎等。

至于徒弟在各城市从事本行业的技术人才那就数不胜数了。

2、三合铸铁厂

三合铸铁厂是稍晚于三义公的一家铸铁厂。经理高庆澜，武清汉沽港人。其实高也是交河人氏，皆因出外打行炉落户在武清。又说是因交河大旱，高家外出逃荒流落在武清的。高庆澜是秦记铁厂的“力巴”，是个普通工人，他学徒认真，专心好学，学会了看火，成了化铁的技术工。其弟高庆溪是秦记的学徒，三弟高庆洁也是铸铁业的手艺人。哥仨儿办起了三合铸铁厂。

三合铸铁厂在三条石大街西口路南，全厂没有围墙，用竹篱笆围着，货物摆在院子里，掌柜的高庆澜，住着一间草房，条件很艰苦。

三合的主要活件有铁轮机、弹花轧花机，做油锤、钻子、车穿、键子、轴脐杆、犁铧、炉子等在门市上卖。高庆澜经营三合，克勤克俭，勤俭办厂，有了钱不敢乱花，以存原料为主。

高庆澜兄弟分家以后，独资经营三合铸铁厂。“三合”经营一种清金锅，是金店里用它来分解金、银、铜等有色金属用的锅，是大槽形的铸件，好几寸厚，每件上千斤重，各铁厂争相承制，而三合做的最好，干净匀称，不但天津金店找三合定货，连外埠的也到三合定货。三合获利颇丰。此外，三合经营有道，随着机器业的发展，铸铁业纷纷做起翻砂来，而三合在兼经翻砂的同时，坚持干模铸造工艺的生产，干模铸件的价格要高出翻砂的几倍。象五供（两个香筒，两个腊干，一个香炉）铁钟、铁磬等迷信用品，上面铸有文字、图案、花纹，只有干模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远的、近的用户都到三合来定货，连铸铁厂本来自己能做的工具如大炉桶子、大小抬包、小端勺，也都去三合买干模生产的成品。仅此一项，即足抵其它铸铁厂的月产量。另外，三合还有个翻砂厂棚（东局），做化学大锅的配套铸件，如炉条、炉门、铁板等。有几个机器厂和自来水公司的铸件，都由三合来承包定货源源不断，简直是供不应求，至使三合资金雄厚，年年获大利，雄居三条石铸业之首。1956年公私合营时，三合铸铁厂为天津市铸铁业私股最多的一家。

3、郭天成机器厂

郭天成机器厂是郭庆年创办的。郭是河北省吴桥县人，贫农出身。他少年时在天津东北角附近龚记铜铺学徒。四年出师以后，他经营小锣小镲玩具，手壶的铜提手、洗脸盆、鞋拔子，木器家具上的铜零件。经过一段时间，赚了点钱，于是在清光绪七、八年间开起了天成铜铺。不久，郭庆年竟与日本人的洋行拉上了关系，给洋行代卖织布机上用的综线、金综、梭子与棉花机零件，如上下刀，篦子、铜垫子等。渐渐人们习惯地把郭庆年和天成铜铺联系起来，称之为郭天成。郭庆年索性就成立了郭天成机器厂。这厂发展很快，远近驰名，以至名传日本。这些年吴桥县郭姓办工厂的人，也纷纷效仿，如郭天利、郭天祥、郭天兴、郭利成等厂出现。

郭天成机器厂的兴盛，是从承制日本田村洋行的大批轧花机